



紅樓夢卷六十七

見土儀壘卿思故里開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雲已說定了尤三姐爲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爲何心口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

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
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連了麼不知爲什麼
自刎了那柳湘連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
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
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日媽媽爲他設了
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走了走的走了依我說
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爲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
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
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
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才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

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
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光三姐的事麼薛姨
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
媽媽可聽見說柳湘連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
這還發可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
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
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才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
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
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
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過

沒有也算把你作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凡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借個家沒人信話說的勞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牛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向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果酒給他們道道之才是人家陪義你走了二三千里的程途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爲各處採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爲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一個空

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悞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見下帖兒請能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進來面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嗚呼可是我怎麼就挪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特的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省心了薛蟠笑道想

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嚇吊了還沒歸窠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細着細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廝進來解子繩了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母女二人看時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丘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

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閑話兒纔回園裡去了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寶釵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頭簪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

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
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想到這裡不覺的
又傷起心來了紫鵲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
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更
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
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姑娘看着
該喜歡纔是爲什麼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
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看
者這裡老太太們爲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
治也爲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

是自已遭塌了自已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感况且
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體也
別自已看輕了紫鵲正在這裡勸解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內
說二爺來了紫鵲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
黛玉讓坐還說黛玉見黛玉泪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氣着你
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麼氣傍邊紫鵲將嘴同床後裏上一
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
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啊紫
玉也不答言紫鵲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
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

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也不敢
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的必是寶
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
人往江南去與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
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為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
說道我在憑怎麼沒見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
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
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泪又流下來了寶
玉忙走到床前扶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
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道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

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
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案桌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
些沒要緊的話來廝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
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偕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已
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偕們東西偕
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
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聽聽只當回
了家鄉一齣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
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
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

賈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
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閑話見內中一個道今日這
席上短兩個好朋友眾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
上的璉二爺和犬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
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
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
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
那裡任柳道爺去了眾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
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眾人聽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的前
日在我們店裡髮髻鬚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

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
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閑工夫打听這個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
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他勸
纔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眾
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一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
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
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
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眾的人怎麼沒人治他一下子眾人道
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我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
有我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

長吁短嘆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聚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賜了幾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上物見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寔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

你瞧宝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宝釵宝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閑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宝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非掙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口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理歪着也因爲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麼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滿湖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釵頭好會做人狠大方如今

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

暗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爲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自己便歎歎整整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暗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爲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敢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放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

賤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論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自官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囁囁自言自語道這個又算了個什麼兒呢一面坐著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璉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怨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

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
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
太有什麼事實叙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爲什麼有
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俗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
兒於是出來自去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
玉的狐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
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那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
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
寶玉笑着他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
娘又止傷心况問起來却是爲什麼姐姐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

他家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開
時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才又不
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
去聽見他說要到姨二奶奶那邊去保不在這到林姑娘那裡
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
頭丫子心中着甚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
門自己作了回估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日也沒有過
去看看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好
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寶玉回來抓不着人晴雯道嗚呼這
得單你一個人記掛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人笑

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
 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回猛抬
 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揮子在那裡揮汁麼呢才
 到眼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陪陪的迎上來
 說道姑娘怎麼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來到
 連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
 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
 吃的疤疤流星的吊了好些下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
 可惡的一啣階上只咬破三兩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
 連這一啣階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瞧門說話的空兒沒趕就

落上許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你倒
 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啣階念上一個
 又透風又不遭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
 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
 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姑娘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
 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們倒先吃了
 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
 姑娘說得是我兒姑娘很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犯規矩錯
 了我可是老糊涂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
 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逐一巡出了

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見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次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嘉着你一個照看他也寔在的離不開我

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邊俟襲人坐下襲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

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進來了叫他去回來再來別在門首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回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前二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

他先到外頭等等見這會子邊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舊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怎麼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下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進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

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傍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干兒問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是在不知就是頭裡與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怎麼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懂處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與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死勁啞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與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

不許走開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
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
去叫與兒却說與兒正在賬房兒裡和小廝們裏呢聽見說二
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不想不判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著
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與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那
與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著胆子進來
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寔說
罷與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了頭們的光景
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
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

了你要寔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字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
幾個腦袋瓜子與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
事奴才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
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心八崽子叫他
自己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還不遲呢
那與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工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
聲站住問道你一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
概不知道啊與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著了慌連忙把帽子
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的頭山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
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諷鳳姐道快說與兒的直癩臉

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命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著蓉哥兒見到了東府裡道見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著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啞道怪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與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歇著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與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啞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怨不怨了你奸生給我往下說好多著呢與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直了鳳姐微微冷笑道

這個自然麼你可知道那裡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既是了說底下的罷與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買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與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見道既回頭撇著平兒道借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與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又扯拉上什麼張家李家咧呢與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嗝巴巴鳳姐見倒嘔笑了兩邊的了頭也都抵嘴兒笑與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見接著道怎麼樣快說呀與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

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
鳳姐兒聽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了頭們說道你們都
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道呢與兒又問道後
來二爺總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
的與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拾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
人送親麼與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
人鳳姐道你大奶奶後來嗎與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總拿了
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
二爺稱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與兒誰服侍呢自
然是你了與兒趕着碰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

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與兒回道也有辦事的
時候也有住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住着呢
與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鳳姐
道這又爲什麼與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
人還算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除了別的
事了麼與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總說的字字是實
沒一字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
低了一回頭便又指着與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
這有什麼瞞着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
了好見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總還有點怕恨兒不

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與兒磕
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這
有話呢與兒趕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買
你什麼呢與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
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候到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與兒忙
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問道與兒與兒趕忙答應回來
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與兒回道奴才不敢
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提防你的皮與兒連忙答應着總
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眼直
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總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頭

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出去了鳳姐便
叫倒茶小丫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你
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
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
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纔好
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議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
解

紅樓夢卷六十八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得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什東廂房三間照樣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會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眾人又吩咐眾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與兒引路一直到了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

了與見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
頂梁骨走了真頭忙飛跑進去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
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理衣服迎了出來至門前
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那素白銀器身上
月白緞子秋青緞子插銀線的褂子白綾素裙眉清柳葉高帶
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
周瑞肚兒二女人挽進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拜見張口
便叫姐姐說今日是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會還接求姐姐寬恕
說着便拜下去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趕着拉了二姐見的手
同入房中鳳姐上坐尤三姐忙命丫頭拿過手便行禮說妹子

年輕一從到了這裡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議至張今日有
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願傾心吐胆
只伏侍姐姐說着便行下禮去鳳姐忙下坐還禮口內忙說皆
因我也年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別
在外邊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爺太太耽心這都是你我的痴心
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意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妹的瞞着家
裡也罷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事也是人家大
禮却不會合我說我也勸過二爺早辦這件事果然生個一男
一女連我後來都有差二爺反以我爲那等妬忌不堪的
人私自辦了真真叫我冤沒處訴我的這個心惟有天地可

表頭十天頭裡我就風聞着知道了只怕二爺又錯想了遂不
取先說目今可巧二爺走了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還求妹妹
體諒我的苦心起動大駕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
合心合意的諫勸二爺謹慎世務保養身子這纔是大禮呢
是妹妹在外頭我在裡頭妹妹自想想我心裡怎麼過的去呢
再者叫外人聽着不但我的名聲不好聽就是妹妹的名聲也
不雅況且二爺的名聲更是要緊的倒是談論借們姐兒們還
是小事至如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昔持家太嚴肯
地裡加減些話也是高情妹妹想自古說的當家人惡水缸我
要真有不齊人的地方兒上頭三層公婆當中有好幾位姐姐

妹妹妯娌們怎麼弄的我到今兒就是今兒二爺私要妹妹在
外頭住着我不願意見妹妹我如何還肯來呢拿着我們
平兒說起我還勸着二爺收他呢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我叫
這些小人們遭場所以纔叫我知道了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
和我一樣兒住的使的穿的帶的你我總是一樣兒妹妹這樣
伶透人若肯真心幫我也得個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
們的嘴就是二爺回來一見他也從今後悔我並不是那種吃
醋調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氣所以妹妹還是我的大恩人
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願意搬出來陪着妹妹住只求妹
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個站腳的地方兒就

叫我伏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是願意的說著便嗚嗚咽咽哭
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泪來二人對見了禮分
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
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撫任只叫妹子快別這麼看你
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兒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了他妹妹只管受
禮他原是僭們的丫頭已後快別如此說着又命周瑞家的從
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見禮尤二姐
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
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做他
是個極好的人小人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

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己又見周瑞家等媳婦在傍邊稱
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痴了反惹人怨又說已
經預備了房席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
往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
是這裡怎麼樣鳳姐見道這也何難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管著
小厮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看妹妹說誰
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
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會當過家事不明
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籠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
也不過是一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

拾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携手上車
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
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爺孝中娶你官把他打死了如今
且別見老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姊妹們住著容
易後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
白了那時再見方安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
厮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來下了車趕
散衆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
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士停人已育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
帶了進來引動衆人來看問尤二姐一一見過衆人見了他標

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
風聲若老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丫頭都素
惧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
不覺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
過去的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什房屋沉在服中不好張揚自
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便去將他的丫頭一槩退出又
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他使喚暗暗吩咐他園中媳婦們好生
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槩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行
事不提且說合家之人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實惠
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倒

也安心樂業的自爲得所誰知三日之後了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一聲大奶奶拿些個來善姐兒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姑娘妯娌們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嘴裡調度那裡爲這點子小事去煩惱他勸你耐着些兒罷借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自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

見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弄在外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麼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怕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來的東西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瞪着眼叫喚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好妹妹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二姐見他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

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
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這无二姐的底細皆
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
博不理世業家私花盡父母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
得了尤婆子二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這
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
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
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獲一命國孝家孝的裡頭誓旨瞞親仗
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
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道真是他娘的話恐不得俗語說

細狗扶不上墻的你細細說給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
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去了我這裡自然能敲牛服
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甚害了你
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我自有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
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旺過付一應調
處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張狀
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噉了都察院坐堂看狀子是生員張華的
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
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
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眾位弟兄必

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好哥哥
你去罷別闖了於是來至堂前跪下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
見故意看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的主人寔有此事
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內其中還有人求老
爺再問張華碰頭道誰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
人旺兒故意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上
鬼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
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使忙將王
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要虛張聲勢驚唬而已又
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玉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賍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推
欠了賈府銀兩妄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素與王子勝相好
玉信只也到家說了一聲况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
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理之
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
理賈蓉慌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却早防着這一著倒難為他
這麼大膽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著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
去對詞正商議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話倒吃
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已經進來了說好大哥哥
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

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嬖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備馬驟往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帶着賈蓉走來上房尤氏也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涎沫降道你尤家的丫頭没人要了偷着只往真家送難道買家的人都是好的並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了體統纔是你庶迷了心脂油瞎了駁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告我們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險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圖我出去如今借個因循一同去見

官分証明白回來借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靚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面大哭拉著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只求嬖娘息怒鳳姐一面又罵賈蓉天打雷霹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兒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一面罵著揚手就打唬得賈蓉忙碰頭說道嬖娘別動氣只求嬖娘別看這一時姪兒干日的不好還有一日的好寔在嬖娘氣不平何用嬖娘打護我自己打嬖娘只別生氣說著就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把子又自己問着自己說已

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已後還尊聽叔叔的話不聽媽
娘的話了嬖娘是怎麼樣待你你這樣沒天理沒良心的眾
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姐兒嘆到尤氏懷裡喙天動地
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爲什麼使他違言皆親
將這張名兒給我皆着信們只去見官官得捕快早隸來拿再
者各門進去只見了老太太和衆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
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即刻就走你
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
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裏我這裏趕着收什房子和
我一樣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不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

的找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
麼事我一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纔然我出去見
官也丟的是你買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
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又
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
個團兒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混賬種
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我當初就說使不得鳳姐兒聽說這話
哭著掖著尤氏的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裏難道有死子搵
著不就是他們給你嚼子腳上了爲什麼你不來告訴我去你
若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平安了怎麼得監官動府開到這步田

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
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
齒錘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慮賢良的名兒說着
呷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會不是這樣你不信問問眼的人我
何會不勸的也要他們聽叫我怎樣的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
只好聽着罷了眾姬妾丫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情
笑來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
毀了當着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
留點臉兒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回止了哭挽頭髮又
喝黑頭茶出去請你父親來我對面問他問親大爺的孝纔五

七姨兒娶親這一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同胞也好好學者日後教道
你們官家只曉得磕頭說這事虛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姪兒一
時吃了呆詞候着叔叔做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這姪娘若鬧起
來了姪兒也是個死只求姪娘養着姪兒姪兒誰領這信可還
不嬌娘料理姪兒竟不能幹這大事嬌娘是何等除人豈不知
作語說的胳膊扭了在柚子裏姪兒糊塗死了既做了不肖的
事就和那貓兒狗兒一般少不得還要這娘真心費力將外頭
的事壓住了纔好只當嬌娘有氣無不肖的兒子就惹了禍少
不得委屈還要疼他呢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見見了貢客這
做心裡早軟了只是碍着眾人面前又難改過口來因歎了一

口氣一百拉起來一面拭泪向尤氏道嫂子也別惱我我是年
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
麼得罪了嫂子可是容兒說的脫膊折了往袖子袖藏少不得
嫂子要體諒我這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說先把這官司按下
去纔好尤氏首啓一齊都說嬌娘放心積豎一點兒連累不着
叔叔嬌娘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們娘兒們打
點五百兩銀子與嬌娘送過去好補上不然豈有教嬌娘又添
上虧空的感歎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大大們跟前
嬌娘還要通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纔
罵着我的頭說了事這合宜下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就是個

傻子也想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麼人嫂子既怕他
絕了后我難道不更怕嫂子更怕絕后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
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著傳
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
倒說奶奶太性急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
怎麼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叫我要打要罵
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偏打的嘴半空裡又跑
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跡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
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胆打聽了
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

他如今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禮他放在總然
死了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值此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
爺做事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爺著父母私要一層
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披著一身剛敢把皇帝拉下馬他
病瘋了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來況且他又拿著這滿禮不官等
請不成婦子說我就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囊嚇回
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沒個人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
知越使錢越叫人拿住刀前見越發來訛我是莊子尾巴上長
癩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
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百敬又道那張華不過

是窮鬼沒捨了命纔告僧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
十只叫他應個妾告不寔之罪僧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
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兒睡著嘴兒笑道難為你
想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做出這些事來原來你竟是這麼個
糊塗東西我往日錯看了你了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
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的
小人銀子到手三天五天一光了他又來我事訛詐再要叨登
起來僧們雖不怕終久耽心攔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爲什麼反
給他銀子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
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

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錢再要他
看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一姨娘叫他出來仍嫁他去
若說要錢我們這裡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
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他若出去了偕們
家的臉在那裡呢依我說只寧可多給錢爲是賈蓉深知鳳姐
兒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
今怎麼說只好怎麼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裡
終人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了老太太太太太纔是尤氏又
慌了拉鳳姐兒討主意如何撒慌纔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
事誰叫你幹這樣事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

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這是一片傻
心腸兒說不得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
妹妹去給老太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狠
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裡的今既見了你
妹妹狠好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愿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
中父母姊妹親近一概死了日子又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
後無奈無家無業寔在難等就算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相
房收什了出來暫且住着等滿了孝再圓房兒仗著我這不害
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著你們了你們娘兒兩個
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誰娘寬洪大量足智

多謀等事受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鳳姐兒道罷呀
還說什麼拜謝不拜謝又指著賈蓉道今日我纔知道你了說
着把臉却一紅眼圈兒也紅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賈蓉忙
陪笑道罷了嬌娘少不得饒恕我這一次說着忙又跪下鳳姐
兒扭過臉去不理他賈蓉纔笑着起來了這裡尤氏忙命丫頭
們百水取盥盆伏侍鳳姐兒梳洗了趕忙又命預備晚飯鳳姐
兒執意要回去尤氏攔着道今日二嬌子要這麼走了我們什
麼臉還過那邊去呢賈蓉傍邊笑着勸道好嬌娘親嬌娘已後
容兒更不真心孝順你老人家夫打雷劈鳳姐瞅了他一眼啐
道誰信你這說到這裡又咽住了一面老婆丫頭們擺上酒菜
來尤氏親自造酒佈菜賈蓉又跪着敬了一鍾酒鳳姐便合尤
氏吃了飯丫頭們遞了漱口茶又捧上茶來鳳姐喝了兩口便
起身回去賈蓉親身送過來纔回去了且說鳳姐進園中將此
事告訴尤二姐又說我怎麼操心又怎麼打聽須得如此如此
方保得家人無非少不得備個法兒來纔好不知鳳
姐又變出什麼法兒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卷六十九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
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說
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
上推就是了說著大家先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姐妹
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來忙觀著眼
睛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見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
倒細細的看看好不好說著忙拉二姐兒說這是太太婆姨福
頭二姐兒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著眾姊妹說這是某人

某人你先認了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兒聽了一一又從新
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
姓什麼今年十幾歲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
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
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着嘴兒笑着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
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來我瞧瞧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
笑說道竟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還俊些呢鳳姐聽說笑着
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
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
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狼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

房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苦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
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那夫
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爲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
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搬到兩房居在鳳姐一
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陪送外
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
賈母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原是親
戚接到家裡住著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我們的債
務追索不給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個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
葛况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

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這親原是你家定的你若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備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圓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天娘子幹事不明那家並沒退婚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心裏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緊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爲婚又沒退斷使人告了這是什麼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進鳳姐在傍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

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事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沒有對証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各聲也不好不知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于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婚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姐了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著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

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了次日起了五更復回原籍去了曹蓉并聽得真了來回了買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著張華帶回一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古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己拉扯著還妥當口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

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鞘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個主意出來悄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他或託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定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撒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去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

比親姊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經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鏡中瞧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那夫人將所完之事面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了嬌名喚秋桐賞他爲妾賈璉叫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眾人回來見了鳳姐未免臉上有些媚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來叙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務之色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

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淨又和姐夫來往太密没人要的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的什麼兒是的前後來打聽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這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弄了個頭來折說了兩遍自己已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了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秋桐自以爲係賈赦之賜無人管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

眼裡豈容那先姦後娶沒漢子娶的婦女鳳姐聽了暗嘆自從
粧病使不和尤二姐吃飯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
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
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內另做了湯水
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
姐說奶奶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
却往園裡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貓拿耗子我的
猫只倒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園
中姊妹一干人暗爲二姐耽心雖都不敢多言却也可憐每當
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淌眼抹泪又不收抱怨鳳姐兒因無

一點壞形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況平兒見
賈赦姪妾了環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
緣凑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
新婚連日那裡拆得開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
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
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鬪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
桐主意一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
二房奶奶你命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
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讎罵說
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

麼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
娼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鳳姐兒在屋裡只粧不敢出聲見氣
得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肯告訴賈璉次日賈
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肯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
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的
成天喪聲噀氣背地裡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爺一心
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妬了鳳
了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吃醋可知是個賤骨頭因此
漸次便不大喜歡眾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踐踏起來弄
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

姐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在爲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
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便懶懶得了一病四肢懶
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妹妹手捧鴛
鴦寶劍前來說姐姐你爲人一生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
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滑他發狠定要弄你一死
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就是進來亦不容他這樣
此亦係理數應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
有此報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木下聽
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哭道妹妹
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冤三

娘見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
無人在側便哭看合賈璉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
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老天可憐生下來還可若
不然我的命還不能保何況于他賈璉亦哭說你只放心我請
名人來醫治於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此時也病了
亦謀幹了軍前効力回來如討應封的小厮們走去便仍舊請
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太醫胡君榮來診視了說是經水不調
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嘔酸恐是胎氣
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來再看了半日說若論胎
氣肝祿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木所致

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
取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
胡君榮一見早已視飛天外那裡還能辨氣色一時掩了帳子
賈璉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
如今只以下瘀通經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令人
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尤景尤二姐腹痛不止
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於是血行不止二姐
就昏迷過去賈璉問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請醫調治
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裡大醫
便說本來血氣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

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難保就愈前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也開了個煎藥方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去了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借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來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誠禱告說我情愿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思吃常齋念佛賈璉眾人見了無不稱贊賈璉與秋桐在一處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鬼的陰人沖犯了大家鏡將起來只有秋

桐一人屬鬼說他沖的秋桐見賈璉請醫調治打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沖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你暫刻處躲幾日再來秋桐便氣得與罵道理那起俄不死的雜言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沖了他好個愛八卦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徧來了就沖了我還要問問他呢到底是那裡來的孩子他不過哄我們那個棉花耳朵的命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張姓主姓的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倒還是一點搖雜沒有的呢眾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那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那夫人說二爺二奶奶要撞我回

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友開恩那夫人聽說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友的種子犯他怎樣是你父親給的爲個外來的撞他連老子都沒了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發走到窗戶根底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尤二姐那邊來勸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幾句枝已深了方去休息這裡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勢日無療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況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子淨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弔自刎又干净想畢托掙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

金也不知多重要了一回外邊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幾次血腔方咽了下去于是趕忙將衣服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躺下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了環兒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己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就只說沒人心打著罵著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牆倒眾人推了環兒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不見進來時見不禁大哭眾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是在溫和怜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泪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

皆知賈璉進來樓戶大與不止鳳姐也假意與道狠心的姊妹
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國心尤氏賈蓉等也都來舉了
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
到鐵櫃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
期二姐兒拍上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廝和八個媳婦圍隨拍
往梨香院來那裡已請下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
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
喪不敢久停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來陪哭
一場衆族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禮
鳳姐見兒拍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說我病着忌三房

不許我去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遊過學山
至北界瑤根下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說知此這
股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勞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也認真開夜
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擡出來或
一燒或亂焚燒上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取勸
他正說着了環來請鳳姐說二爺在家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
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裡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
俗們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
百銀用剩了還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拿去說着命平兒拿了出
來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去了恨得賈璉無話可說只得

開了尤氏箱籠去拿自己體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折舊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細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想着他死得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廝了。環來拿自己提著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偷了出來，悄遞與賈璉說：「你別言語，纔好你娶與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來點眼，賈璉便說道：「你說得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遞與平兒，說道：『這是他家賞繫的，你好生替我收著，做個念心。』」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有了銀子，命人買飯進來，連夜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不進去，只在這裡作

紅樓夢卷七十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姓夫婦尤氏媳婦而已。鳳姐一應不官，只憑他自去辦理。又因年近歲逼，諸事煩雜，不第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入單子來，回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的等，裡面有該放的了，頭好末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個應該放配，的奈各人皆有緣

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白那日之後一向未與寶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眾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個琥珀現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了頭發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鳳姐兒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着過年過節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柳湘蓮遁跡空門又聞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鳳姐逼死又兼柳五兒自那夜監禁之後病越重了連連接接開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病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

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道清晨方醒只聽得外間屋內咕咕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說你快出去拉拉罷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芳官那裡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長袄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着葱綠杭袖小袄紅袖子小衣兒披著頭髮騎在芳官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著一身舊衣在那裡抓芳官的肋肢芳官却仰在炕上穿著撒花緊身兒紅襖綠襪兩脚亂踏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笑說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等我來撓你們說着也上床來隔肢晴雯晴雯觸癢笑的忙丟下芳官求合寶玉對抓芳官趁勢將晴雯按倒襲人看他四人聚在一處倒好你因

說道仔細凍着了可不是頑的都穿上衣裳罷忽見碧月進來
說昨兒晚上奶奶在這裡把塊手絹子忘了不知可在這裡沒
有春燕忙應道有我在地下撿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纔撿了
剛晾着還沒有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倒是你們這
裡熱開大疔早起就咕咕呱呱的頑到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
裡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和
姑娘也都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頭去更冷冷清
清的了兩個姨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更那終冷清呢你
瞧瞧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像短了少人是的把
個雲姑娘落了單了正說着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

爺快出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梳洗出來果見黛玉寶釵湘雲
寶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道這
會子還不起來偕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一個人作與作
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
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的如今却好萬物逢
春偕們重新整裡起這個社來自自然要有生趣見况這首桃花
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豈不大妙寶玉聽着點頭說
很好且忙着要詩看眾人都又說偕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
大家議定好起社說着一齊站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一壁
走一壁看寫着是

桃花行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簾櫳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閒看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樹樹煙封一萬株	烘照樓壁紅模糊
天机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飲醮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白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痴痴呆呆竟要滾下淚來又怕眾人看見忙自己拭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做的寶

玉笑道自然是滿湘子的稿子寶琴笑道現是我做的呢寶玉
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寶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
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
紅綻雨肥梅小荇聲風翠帶長等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
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初妹妹本有此才却也斷
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笑
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執事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
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爲桃
花社懸玉爲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寶玉
便說大家就要挑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古文挑花詩最

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
四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
主子膳的夫人陪着說話飯畢又陪着入園中來遊玩一遍至
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
小童挑了幾件玩器各家皆有壽禮自不必細說飯後探春
換了禮服各處行禮黛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
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少不得都要陪
他在老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閑空兒因此改至
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寶
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全折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

的話說六月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閱讀衆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這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爲妻擇于五月間過門鳳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衆甥男甥女閑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拘只得回房去另姓婦了起來五人去了一日當燈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攤一理預備着寶玉屈指算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還是第二件到那時總然你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裡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

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何會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統共數了一數纔有五百六十幾篇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明日起把別的心都收了起來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過去寶玉聽了忙得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寢在榻上不過便說明日爲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睡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管罵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因此出來進了賈母聽說十分歡喜就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

便道臨陣磨鎗也不中用有道會子着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
少完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實奴
採春等都笑說太太不用着急書雖着不得他字却替得的我
們每日每人臨一篇給他搵搵過這一步兒去就完了一則老
爺不生氣一則他也急不出病來王夫人聽說喜之不盡原來
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功課寶玉一向分心到臨
期自然要吃虧因自己只粧不奈煩把詩社更不提趕採春寶
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學與寶玉寶玉自己每日也加功
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積了許多這日正
等着再得五十篇也就擔得過了誰知紫鵲走來送了一卷東

西寶玉打開看時却是一色捶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
跡且與自己十分相類喜的寶玉和紫鵲作了一個揖又親自
來道謝接着湘雲寶琴二人也都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
功課亦可搪塞了寶玉放了心于是將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幾
次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塌了幾處生民地
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曹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算去
至七月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丟過一邊仍是照舊遊
蕩時值暮春之際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詞
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綉絨纒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鵲啼燕

妬且佳且佳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做了心中得意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與叙看了又來找
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新鮮有趣兒我却不能湘雲說這俗們
這幾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豈不新鮮些我
聽了偶然與動便說這話也倒是湘雲道俗們越今日天氣好
爲什麼不就是今日黛玉道也使得說着一面吩咐填稿了幾
色葉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這裡二人便撥了柳絮爲題
又限出幾個詞來寫了粘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爲題限
各色小詞又都看了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我倒
平肖少不得也要胡謔起來於是大家拈鬚寶釵姓了一支夢
雨香大家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也忙寫出
來寶釵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令兒
這香怎麼這樣快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
雖做了些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頭看香已盡了李
純等笑道寶玉又輸了蕉了頭的回探春聽說寫了出來衆人
看時上面却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徒垂絡絡絲也難縈繫也難羈一任東西南
北各分離

半純笑道這也却好何不再續上寶玉見香及了情願認輸不
肯免強塞書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動了興乃

提筆續道

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
爲愁蝶倦晚芳時總是明春再

見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總然好也第不得說着看黛玉的是一闋唐多令

紛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
一團團逐隊成球飄泊亦知人

命薄空纏繞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韻華竟自頭墮今生

誰捨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

衆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因又看寶琴的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梅花

一夢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
簾櫳江南江北一般

同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聲調悲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寶釵笑道終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的東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認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笑道不要謙自然是好的我們賞鑒賞鑒因看這一闋臨江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蜂圍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
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部華休笑木無根好風憑借力送
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自然這首爲尊纏綿悲感讓
瀟湘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蕙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
寶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麼罰李執
道不用忙這定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爲例一語未了只聽簾外
竹子上一聲响恰似蔥羅子倒了一般衆人嚇了一跳了嬾們
出去瞧時簾外了頭子們回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
了架了嬾笑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線俗

們拿下他來寶玉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
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裡媽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
罷紫鵲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單他有這個不成二
命也太使心眼兒了我不管我且拿起來探春笑道紫鵲也太
小器了你們一般有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嫌個忌諱黛玉
笑道可是呢把借們的拿出來借們也放放晦氣了頭們聽見
放風箏巴不得一聲兒七手八腳都忙着拿出來也有美人兒
的也有沙雁兒的了頭們搬高墩網剪子股兒一面撥起籠子
來寶釵等立在院門前命了頭們在院外做地下放去寶琴笑
道你這個不好看不如三姐姐的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寶釵

回頭向翠巒笑道你去把你們的拿來也放放寶玉又與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了頭子家去說把昨日頭大娘送的那個大魚取來小了頭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雯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寶玉道再把大螃蟹拿來罷了頭去了回了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並雙子來回說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纔送來的放這一個罷寶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叫放起來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了了頭們在那山坡上已放起來寶琴叫了頭放起一個大蝙蝠來寶釵也放起個一連七個大雁來獨有寶玉的美

人再放不起來寶玉說了頭們不會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個高便落下來了急得寶玉頭上的汗都出來了眾人又笑寶玉恨得擲在地下指着風箏說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擲個稀爛黛玉笑道那兒頂線不好拿去叫人換好了就好放了再取一個來放罷寶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這幾個風箏起在空中一時風緊聚了雲都用手帕墊手黛玉果見風力緊大過去將簾子一鬆只聽得一陣豁喇喇响登時線盡風箏隨風去了黛玉因讓眾人來放眾人都說林姑娘的病根兒都放了去了們們大家都放了罷於是了頭們拿過一把剪子來鉸斷了線那風箏都飄飄飄飄的隨風而去一時只有雞蛋大一展眼

只剩了一點黑星兒一會兒就不見了衆人仰面說道有趣有趣說着有了頭來請吃飯人家方散從此寶玉的工課也不敢像先竟擱在脖子後頭了有時寫寫字有時念念書悶了也出來合姐妹們頑笑半天或往瀟湘館去閒話一回衆姐妹都知道他工課虧欠大家自去吟詩取樂或講習針黹之事也不肯去擾他便是黛玉更怕賈政回來寶玉受氣每每推睡不大地攪他寶玉也只得在自己屋裡隨使用些工課展眼間已是夏末秋初一日賈母處兩個小丫頭匆匆忙忙來叫寶玉不知何事

下面分解

卷七終

